

---

ICANN70 | 虚拟社群论坛 — ICANN 董事会与 GNSO 理事会联合会议  
美国东部标准时间 2021 年 4 月 1 日星期四 — 14:00 至 15:00

温迪·普若菲特

(WENDY PROFIT):

大家好。我是温迪·普若菲特，欢迎参加 ICANN 董事会与通用名称支持组织的联合会议。我是本次会议的参会经理。

我们将以 Zoom 网络研讨会的形式召开本次会议，因此，本次会议的发言权仅限于讨论组成员。这是 GNSO 与 ICANN 董事会成员之间的互动。因此，我们禁用了问答窗格，我们将不回答听众的问题；但是，本次会议的所有参与者可以在聊天窗口发布评论。你可以使用下拉菜单，选择“回复所有讨论组成员和与会者”。这样所有人都能看到你输入的内容了。

请注意，只有讨论组成员之间才能进行私人聊天；因此，讨论组成员或标准与会者向其他标准与会者发送的任何消息都会被所有其他主持人、联合主持人和讨论组成员看到。

如果讨论组成员想发言，请在 Zoom 中举手，以便加入发言队列。我们默认将所有讨论组成员静音，所以当你发言时，你需要自行取消静音。

---

*注：本文是一份由音频文件转录而成的 Word/文本文档。虽然转录内容大部分准确无误，但有时可能因无法听清段落内容和纠正语法错误而导致转录不完整或不准确。本文档旨在帮助理解原始音频文件，不应视为权威性的会议记录。*

---

发言前，请务必将你的所有其他语音通知静音，并清楚地报出你的名字。

另外，请注意在 Zoom 中选择你要说的语言，包括英语。请记住，为了方便速记和口译员，请放慢语速。

本次会议的口译服务包括英语、西班牙语、法语、阿拉伯语、中文和俄语。你可以点击 Zoom 中的口译图标，选择在会议期间要收听的语言。本次会议还提供自动实时速记，你可以点击网络研讨会工具栏上的“隐藏字幕”按钮进行查看。请注意，速记文稿并非官方会议记录，也不具有权威性。

最后，我们请参加本次会议的所有人员遵守 ICANN 预期行为标准，大家可以访问 Zoom 聊天窗口中的链接查看具体内容。

现在我把时间交给 ICANN 董事会主席马腾·波特曼 (Maarten Botterman)。

马腾 (Maarten)。

马腾·波特曼：

温迪 (Wendy)，感谢你的介绍。

---

欢迎菲利普 (Philippe)，欢迎今晚与 ICANN 董事会一起参加会议的 GNSO 理事会和 GNSO 成员。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很珍惜这次机会，因为相互理解、保持一致对于我们很重要。

遗憾的是，我们最后一次在会议室开会是在去年 1 月在洛杉矶的会议。我们感觉，这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与此同时，这一年来发生了很多事情。

因此，在我们的系统中，社群制定优先事项，公众制定政策，组织促进这一切的开展，董事会负责监督这一切根据诚信义务进行并符合章程、法律以及所有合理的（听不清），我们相互理解非常重要。本次对话有助于实现这一切。

因此，我非常期待参与你们提出的一些主题。菲利普，也许你想说几句，并介绍第一个讨论主题。

菲利普·弗夸特

(PHILIPPE FOUQUART): 谢谢。谢谢，马腾。

大家上午好，下午好，晚上好。感谢能与董事会继续讨论一些议题。

---

我想我们已经提到了我们的意图，基本而言，我们不是要讨论一系列不同的议题，而是在 2 月份与你们就 SSAD 举行的会议和你们就 SSAD 发送的信函的基础上，更详细地跟进关于 SSAD 的讨论。

因此，我建议深入研究问题的核心。因此，首先，为了做到完全透明，我要说明，我们的目的是直接跟进我们在上次会议和你们的信函中谈论的议题，马腾，通过事后回想并在上周 ODP 实际获批的情况下，我们更愿意把注意力转移到阅读这些信息上，把上次对话后我们最初提出的问题考虑进去，以确保本次会议尽可能高效。

马腾，如果你同意的话，我们可能提议讨论一系列问题，我认为这可以是一次非正式对话。我们所做的是，我们的小团队提出了一组问题，基本上是六组问题。下面我快速地过一遍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涉及时间表、利益、评估、优先顺序、我们可能采取的分阶段方法，对未来的影响 — 未来法律和章程考虑因素。

另外，我要补充说明的是，我们也在在此基础上在理事会内部进行了跟进讨论。所以，显然，在我们的讨论过程中，各位理事将随时对我的发言进行补充。

---

马腾，我想提议的是，如果你同意，我想请潘 (Pam) 来引导这个主题，帮助我们过一遍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可以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潘，你愿意吗？

潘·利托 (PAM LITTLE): 大家好。嗨！我是潘·利托。当然。

我们打算在屏幕上分享这些问题。也许我只是简单介绍一下。董事会成员，你们好。

如菲利普刚刚所说，我们提出的这些问题实际上是试图 — 在某种程度上来自于我们对董事会在今年 1 月 22 日发送给理事会的信函中提出的意见，以及我们为本次会议制定的一些问题的比较，但在此期间，在 ICANN70 会议期间，董事会决定启动运营设计阶段。因此，我们已经有幸看过了这个运营设计阶段范围界定文件所涵盖内容。我们进行了一些比较，以了解是否有任何属于理事会意见的内容没有包含在 ODP 中。我们还有一些关于 ODP 范围的澄清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 ODP，设计阶段评估 — 董事会说会在董事会提出要求之日起六个月内完成，但前提是不存在可能影响时间表的不可预见的法律或其他事项。

因此，在我们看来，考虑到与 SSAD 相关的建议 — 即 EPDP 第 2 阶段的最终报告 — 六个月是相当长的，我们认为 ICANN 组织和 ICANN 董事会应该对内容相当熟悉，并且确实有派驻 EPDP 第 2 阶段的组织和董事会联络人。我们也要对此表示感谢，ICANN 组织早些时候似乎已经指明，ODP 只是将组织在为董事会审议 GNSO 批准的政策建议做准备的过程中通常所做的工作正式化。

还有，另一件事，我们 — 我们觉得，根据 PDP 手册，理事会有一个要求，或者说是期望，即，理事会在不迟于第二次理事会会议召开之时对最终报告采取正式行动。我们在努力做到这点，理事会于 2020 年 9 月批准了 SSAD 相关建议，随后在 2020 年 10 月将建议报告提交给了董事会。这大约是在六个月之前。

我们也记得，ICANN 章程附录 A 第 6 节（听不清），董事会将尽快召开会议讨论 EPDP 建议，但是最好是不迟于第二次会议召开之时。我想有人会对我说，这并不意味着你们会做出决策。但是总体而言，我们觉得六个月的准备时间似乎太长了。因此，我们想了解六个月的 ODP 评估准备时间是如何确定的，为什么即使没有限制条件也这么长，这意味着它们甚至可能超过六个月。

我先讲到这里，看看是否有董事会成员愿意回答这个问题。

谢谢。

马腾·波特曼:

好的。当然，潘。谢谢你的问题。

通常我们不会一看到文件就得出结论，对吧？我们要确保能以这种独特的新方式把事情做好，并取得进展。我们想确保我们对情况有很好的了解，清楚地了解我们表示赞同或反对的事情，弄清它们会是如何发展。因此，我们认为，适当的简报会似乎是适当的方式，决定让 CEO 这样做似乎是董事会目前的正确行动。

我可以肯定，跃然 (Goran) 可以更详细地谈谈为何不能在几周内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而是要花上几个月。我们的目标是六个月，这是基于我们当前的了解来确定的。

跃然，你能对此进行一点解释吗？

马跃然 (GORAN MARBY):

潘，一如往常，谢谢你提出的好问题，这也给了我机会，不仅是为你，也为其他人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ICANN 组织正式接受董事会的指示。董事会在此时对我们实际上制定了预算或可以做出决策的某些事情做出决策。

所以对我们而言，我们的工作是从董事会做出决策时正式开始的。这是当 — 你说的某些事情。当然，我们非常清楚这些讨

---

论，并且我们在内部进行了尽可能多的准备来研究资源，研究所有这些问题，但在董事会做出决策之前，我们不能正式开始任何工作。知道这些很好。我们的工作是从董事会做出决定时开始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与政策的实施无关。这与数据系统的构建有关。这是 — 我的意思是，世界上之前没有任何人构建过我们所讨论的数据系统。是的 — 你可能会说有人构建过，但是他们是出于其他目的构建的。我经常说，提出如何识别想进入系统的个人，提出请求是我们知道的最大的问题之一。这就像一个支付系统。这是信用卡公司或 PayPal 或任何其他公司所做的事情。我们还没有弄清楚这点。

我们计划做的事情之一是发出 RFI，信息征询，我们邀请 — 也许参加本次电话会议的某些供云服务的公司正伸长了耳朵。为了能够做这件事，我们必须制定出问题。从技术角度来看，我们正在努力实现的是与信息征询有关的事情。我们实际上知道如何制定，不是从政策角度而是在政策中，从技术角度来制定。所以，我们必须这样做。RFI 将有希望为我们提供答案 — 我们将说明这是我们想要做的，并邀请公司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标。

---

然后将要做的是，我们必须发出信息征询，之后我们将大致知道实施的成本和时间，（听不清）。大家也知道 — 参加本次电话会议的曾经构建过数据系统的每个人都知道这点。

所以这是一个技术问题。我们为什么需要知道呢？因为你们也请求过这些信息。你们想知道成本，我们至少在编制第一份 RFI 时或者甚至在我们编制真正提案征询时才会计算成本。由于规则 — 我不是在抱怨规则。有些事情需要时间，因为我们必须对我们所做的事情保持透明。

所以，现在这是一个机械式的事情。董事会和你们想要知道成本。要计算成本，我们需要设计系统。我们需要帮助才能设计这些系统。所以这需要时间。

我们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正如我们多次说过的，ODP 不是一份固定的文档。

我们将在这个过程中弄清董事会想要更多了解的事情，我们想与 GNSO 合作开展的事情，当我们达到这个设计水平时我们必须弄清楚的事情。所以，我们了解，可能会有适合该目的的技术解决方案，但是不是在政策范围内。所以我们必须与 GNSO 讨论，这样我们才不会违背 GNSO 理事会的政策。

---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事情可能会发生改变，可能需要更长或更短的时间。我可以告诉大家，当我查看资源配置的时候 — 因为这的内部也需要资源，我们甚至没有这些资源，因为我们之前从未运行过 SSAD 系统。所以我们必须尽力做到最好。

记得我说过，当董事会做出决策时，任何其他讨论都将停止。我们目前的工作是，找到开展工作的方法。这是我们为此尝试做的唯一事情。我们不是尝试开启任何政策讨论。我们只是尝试找到开展工作的方法并切实开展工作。

希望这样回答能让你满意，潘。

潘·利托：

是的。谢谢跃然和马腾。

菲利普·弗夸特：

如果可以我想跟进一下关于持续时间的问题，潘，感谢你刚刚的介绍和提问。我不知道是跃然还是其他人适合来回答。

评估持续时间的一个因素是，是否有做同样事情的先例。ODP 的好处 — 或者文件的范围是，展示了一些非常独特的事情，因为你说过的身份管理。

---

我想知道 — 并且由于你所面临的身份，那些人的本质 — 至少部分人会触发系统。

我想知道的是，在实际运用中 — “基准并不是”适当的用语，但是可能有在身份方面不相似的系统 — 显然数据必须不同，否则，我们就不会在这里讨论它。

在身份管理方面，我想知道，是否打算审查在身份管理方面具有相似性质的系统？

马跃然：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考虑进行 RFI，这就是提出问题并让在此方面有经验的其他公司帮助我们制定解决方案，而不是走捷径，不是坐在家里的试着想出解决方案，然后出去找人来。我们认为，让人进来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才是更好的方式。

我的意思是，在我们进行的讨论中 — 我提到过这点。全世界的信用卡公司都以此为生，用户的身份管理。

我们还必须考虑如何才能不违背 GDPR 这项法律，我们还必须考虑如何践行 GDPR — 因为这将涉及可能代表组织的个人。个人身份必须进行记录，所以我们不会破坏任何规则。

我的意思是 — 我必须承认，我认为从我先前作为系统工程师和从事类似工作的经历来说，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因为真的很有趣。但是，这是我们思考如何开展这项工作的方式。我们将邀请其他公司帮助我们提出解决方案。

正如你所同意的，我的意思是 —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构建系统会很容易，因为，抱歉 — 因为 GDPR，它不是决策系统。它是一个工单系统，能使人们更好地了解工作的方向。大家知道，GDPR 不会帮助 — 从这个意义上说，你不能将其变为决策系统。

菲利普·弗夸特：

谢谢。谢谢，跃然。

鉴于这些原因，发布 RFI 是有意义的。

潘·利托：

菲利普，我可以做点补充吗？我认为，在发布运营设计阶段文件草案征询社群意见时，有一条理事会意见是，在某些情况下是否应该提前启动 ODP。

我看到杰夫·纽曼 (Jeffrey Neuman) 在聊天窗口中发布了一个类似的评论或问题，也许对于像这样的某个项目来说，这是一

---

项非常重大的任务，同样的，也可能是后续流程，董事会可以考虑在比收到最终报告时早得多的时间启动 ODP。

所以我猜我们一如跃然所说，我们之前从未做过 SSAD 设计和构建以及所有相关工作，这是一件复杂的事情。这有点像是每个人的学习曲线。

我提议我们进入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与跃然刚刚所说的有关。我们的下一个问题是一跃然，你刚刚说过理事会想知道成本，董事会也是如此。

但是我想澄清的是，在我们的初步请求中，理事会确实想知道成本与效益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要求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我们在 ODP 范围文件中看到，它似乎涵盖了成本和资源、评估。但是它似乎没有涵盖效益评估。

所以，我们的问题是：如何确定和衡量预期效益？因为从理事会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主要关切是，我们是否能够一或者在该事项上对于董事会而言，我们如何在不考虑成本和效益的情况下做出决定，然后再决定是否从根本上构建这样一个系统。我知道跃然说过，组织的任务就是开展工作。

但是在此情况下，我们非常注意，“我们”作为理事会，有很多少数派意见声明，有很多关于这项建议如何服务于用户群体的目的的关切。

因此，我们希望知道这是否真的是我们应该追寻的值得采取的行动。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如何衡量效益？ODP 范围界定文件中似乎没有涵盖这个问题。

谢谢。有人吗？

贝基·拜耳

(BECKY BURR):

马腾，你静音了。

马腾·波特曼:

是吗？现在能听到我说话吗？

贝基·拜耳:

你的静音现在取消了。

马腾·波特曼:

谢谢你的问题。董事会中有两名成员在与 EPDP 密切合作，如大家所知，是贝基 (Becky) 和马腾。

贝基，能请你回答这个问题吗？

贝基·拜耳:

好的。首先，让我们开始吧，在一个成本为零的世界里，我们假设 PDP 考虑的内容是效益的百分比，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想要它。显然，这项工作的成本不会为零。因此 — 我们必须考虑我们认为会有多少位用户，我们认为会有多少请求，用户来自哪里，所有这些问题。

所以，在理论层面上，效益是假设的，不考虑成本因素，在考虑你们提出的意见的基础上，我们修改了范围以研究这些问题。我们将考虑预期容量是多少，预期用户有哪些。

对于机会成本，我们制定预算的方式和我们制定 ICANN 项目的预算的方式，它是在整个机会分析中构建的，对的，因为我们对项目进行优先排序的整个过程 — 我们想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或者我们想先做这个再做那个，本质上都是一种机会成本。

因此，这已被纳入我们编制预算的方式中。

如大家所知，这都是假设在我们考虑了构建系统的成本之后，需要由操作系统承担的成本、用户数量、用户类型，并且，大家知道，一旦我们了解了所有这些信息，这些信息都将予以提供，我们认为，这些信息是评估在成本不为零的世界里，采纳 GNSO 理事会的建议是否符合 ICANN 和 ICANN 社群利益所需的信息。

---

我要强调一点，所有这一切都是透明的；我们可以肯定，一旦获得了这些数据，我们将返回理事会，与你们讨论后续步骤。

潘·利托： 谢谢，贝基。

马腾·波特曼： 这很有帮助。如贝基所说，我们正在考虑成本。我们考虑的不仅是关于我们的成本，还有关于用户和未来将使用系统的人的成本。

设立系统需要一定的时间，因为不仅构建系统需要成本，维护系统也需要成本。

贝基所说的机会成本，实际上是你如何编制预算，这是我们所知道的社群流程。

跃然，你要补充与资源有关的内容吗？

马跃然： 是的，我继续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因为有些事 — 大家知道，我们正在开始更多地讨论优先顺序和规划，而这些不是我们一直以来所做的事情 — 很难在这个环境下做到。但是，我们有固定资源。

如大家所知，现在，ICANN 组织和董事会有 — 我们有 SSAD。我们有后续流程。我们有拍卖收益。我们有数百条审核建议，SSRT2 就是其中一个例子。所有这一切都是同时进行的。

我们需要做的其中一件事 — 现在我们要与董事会一起做 — 我们在研究资源规划，因为许多事情 — 我们没有人员 — 如果有 2,000 名申请人进入下一轮次，我们目前没有足够的人员来处理这些申请。所以我要说的是，我们没有资源。我不是说我们应该在各个方面都增加人员。但是我们现在正面临所有这些事情。

我知道你们尊重这一点。我也知道你们有多尊重我本人。但是我们将与董事会和大家一起讨论我们何时可以实际开展工作，因为现在所有事情都需要解决。

有趣的是，我们现在没有面临限制的是为工作提供资金。如大家所知，我们一直在节省成本。我们没有增加成本。我们节省了成本的原因还包括我们无法召开面对面会议。

但是资源、能力和可用的人员都不充分。我真的也想向大家公开谈论这点。我不会羞于告诉大家，我们在这项工作和董事会方面面临问题。

我想回到你的问题上来，这是一个很合理的问题，潘，当我看到杰夫 (Jeff) 积极地指出我们应该进行下一轮次时，我想指出

---

的是，我们也需要人手来执行大量的工作。这是一个机会，我们也应该有机会进行讨论。因为政策是由 GNSO 理事会制定的，所以当然欢迎你们参加讨论。

马腾·波特曼：

对于何时开始，我们显然不想在你们想拟定为政策的事情上抢先行动。我们知道，你们的讨论也很冗长。

马修 (Matthew)，你要补充吗？

马修·希尔斯

(MATTHEW SHEARS)：

谢谢马腾。

我想对贝基刚刚说的进行一点补充，我认为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效益可能会增加，这取决于我们如何审视演进，取决于对演进的规划以及对 SSAD 扩展的规划。所以我认为，你询问了许多其他问题，还有许多其他方面可以产生进一步的效益。我们必须在短期内从静态成本效益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同时也要考虑随时间推移而产生的变化。谢谢。

潘·利托：

谢谢马修。

大家好，还是潘·利托。

---

我想再回到机会成本这个问题来说几句。几位董事会成员一跃然，你可能已经提到过这点了。

我们最初关于机会成本的问题是在 1 月份发送给董事会的信函中提出的。我们关心的就是刚刚跃然所说的。许多事情都涌向理事会，你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工作已经堆积如山了。

我们也知道，董事会也面临着大量的工作。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所有这些情况？由于这些 ICANN 必须要做的重大项目而使任何项目受到影响、延迟开展或者甚至不能开展，该怎么办？

这就是我们提出机会成本的背景，我们对资源表示担忧，我们应该如何确定事情的优先顺序，什么是最重要、最紧迫的？这就是提出机会成本的背景。是的，我们知道这对于 ICANN，对于社群以及组织和董事会，对于每个人，都是一项非常巨大的任务。

下面，我提议我们进行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与时间表和项目的艰巨性有关。这个问题其实也在我们 1 月发送给董事会的信函中提出过。

各种形式的分阶段实施可以为可执行性分析提供信息，所以，我们向董事会提出的问题是，董事会是否将考虑替代解决方案

---

或分阶段部署 SSAD，或者如果你们愿意的话，至少预计由组织或 IRT 考虑此类实施替代方案？

马跃然： 我可以讲几句吗？

潘·利托： 好的。

马跃然： 我认为这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技术设计。我来谈谈政策本身和为其提供支持的技术解决方案之间的区别。

截至目前，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可以一步一步地完成技术设计。也许你们可以。但是我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它会是什么样，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我不会称之为政策。我会把它称为技术实施。是否可能进行分阶段的技术实施？

政策中总有一些零散的方面可以打破，我认为对于这项政策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因为，我认为，我们在第 1 阶段整理出了问题。所以你可能会说，我们已经制定了一项分阶段实施的政策。在实际解决方案方面，我希望在数月之后，当我们进行这

---

项对话时，我们可以讨论 — 你们可以看到 RFI。你们将看到我们正在做什么事情。我已经开始收到正在收听本次电话会议的对 RFI 感兴趣的公司发来的电子邮件了，他们对 RFI 表示期待。我对此感到非常惊喜。

潘·利托：

好的。很高兴知道有许多感兴趣的公司。也许他们已经对如何开展这个项目有了好主意。好的，很好。

还有其他意见吗？没有的话，我建议进入下一个议题或下一组问题。

我们知道，在 ODP 范围界定文件中，第 372 项指出：SSAD 的实施对现行法律有何依赖性（如有）？

第 372.1 条具体指出：NIS2 的影响是什么，是否应该采纳？

我们非常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依赖性与现行法律有关。然后，强调了 NIS2 作为潜在的依赖条件。

在我们 1 月 22 日的信函中，理事会还提出想知道或建议 ICANN 澄清其预计在运行 SSAD 之前将会收到什么进一步的法律指南（如有）。

---

跃然，我认为在上次对话中，你多次提到法律不确定性，还有与 GAC 和欧盟委员会进行的高级别对话。

我们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将拟议法律 NIS2 挑出来作为潜在的依赖条件？

董事会是否同意考虑 NIS2 等未来法律的影响可能使现行政策制定和实施生命周期有点无法预测，或者甚至无法运作，因为新法律一直不断在出现。如果我们需要考虑未来的法律，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种情况？

我先讲到这里，看看是否有人想要回答这些问题。

马腾·波特曼：

当然。可以肯定的是，不确定性是明确的；事情发展得越来越快，我们在法律环境中也看到了这一点。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密切关注。

具体而言，NIS 真正深刻地影响了我们处理这一系统的方式。

贝基或跃然对此方面了研究最深刻，能请你们来回答吗？

---

马跃然： 贝基先说吧，我后说。或者我先说，她来纠正我说得不  
对的地方。

贝基·拜耳： [笑声]

跃然，都可以。

我不想来纠正你。

我想说几点。ICANN 组织一直在密切关注 NIS2 指令。发布了一些评论。我们正在以一种重要的方式要求提供更多信息和澄清信息，这将对我们有所帮助。

当然，你说得对，如果我们 — 法律总是在不断变化。如果我们说有绝对的依赖性，我们就永远不能做任何事情，特别是在这个特定的领域。

NIS2，因为它似乎确实具有涉及法律和自然区别的非常具体的规定，因此，向具有合法权益的人提供信息以及准确性方面的义务似乎与 EPDP 的工作和这个问题特别接近。

所以我认为合理的做法是，花些时间考虑一下，在多大程度上以当前形式或经修改的形式通过会为 SSAD 提供或多或少具有

---

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而不是认为当前计划和设计的 SSAD 已足够灵活，可以解决因 NIS2 的颁布而带来的变化。

并且，请记住，NIS2 的应用将会非常复杂，因为它是指令，而不是法规。因此，它可以通过不完全一致的方式转变为成员国法律。

尽管如此，EPDP 第 2(a) 阶段的法律时间集中在拟议立法的存在和表达的观点、拟议立法中表达的价值观对平衡测试等的影响程度上，或者可能对在法人登记中无意公布个人信息的风险产生影响的程度上。

所以，NIS2 有许多实施方式，我认为我们无法合理地回答 — 提供这个问题的答案，提供理事会寻求的信息，而不考虑 NIS2 的影响，因为它目前是书面指令，并且可能以多种形式实施。

跃然，现在你可以对我说的进行纠正了。

马跃然：

你所说的没有需要我纠正的。

---

NIS2，我们看到的与 SSAD 有关的法律问题仍然存在。我的意思是，比如，国际数据传输。我们应该处理这个问题？谁来做出决定？

但是这实际上是额外的 — 更多的是在签约方做决定时，他们还必须做出关于数据国际传输是否合法的决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成为了平衡测试的一种补充。

如贝基所说，NIS2 更多的是关于如何进行平衡测试而非任何其他方面。SSAD 是一个向签约方提供请求的工单系统。根据当前的法律或 NIS2 法律，他们必须在此基础上进行平衡测试。这仍是在签约方机构中进行。

法律没有任何地方 — NIS2 并没有改变我们试图遵循的原则，即向 ICANN 组织这个法律实体赋予进行平衡测试的责任。我们在这方面没有取得成功。我们没有获得数据保护机构或欧盟委员会对此的回答。该法律没有改变这点。

因为我听到社群中有人这样说，假如明天我们醒来时，法律向 ICANN 组织赋予了这项法律责任。这将是 SSAD 系统中的一项附加职能。我们只是将一项决策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顺便说下，这将使 ICANN 社群能够在法律范围内制定政策，规定谁能访问目前位于签约方机构的数据。他们根据法律做出谁可以访问数据的决策。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问题。但是回答是，如贝基所说，我们构建 SSAD 系统的目的是让人们能更轻松地询问问题，并希望让签约方机构更轻松地接收问题。

如何进行平衡测试和如何传输数据，仍然取决于他们。这是根据法律进行的。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这样，但是这是法律的解释。

如果这可改变，SSAD 仍将继续是一个能够帮助人们询问问题的系统。这只是转移到其他方身上。可能是 ICANN 组织来做出决定，或者是法律中的其他方来做出决定。希望这个解释能够回答你的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问题。如你们所听到的，我们花费了大量时间，试图围绕这个特定问题制定自己的方案。

从这个意义上说，SSAD 永远不会是一项浪费金钱的法律变更。

潘·利托：

很好。听到你这样说很好。

谢谢跃然和贝基。

塔蒂阿娜 (Tatiana) 举手了。我建议请塔蒂阿娜发言。

交给你。

塔蒂阿娜·托皮纳

(TATIANA TROPINA):

谢谢。非常感谢，潘。我是塔蒂阿娜·托皮纳。

我不清楚我的问题是针对贝基还是跃然。但是，我想问问，当你们在考虑 NIS2 时，你们在时间上的急停是取决于 ODP 流程和你们正在进行的工作、正在考虑的事项，还是取决于 NIS 时间表？

我会解释为何我会这样问。看看区域 NIS 的流程，也许现在将开始改变了。可能会发表意见。可能会进行讨论。然后进入试行，这从来都不是透明的，等等。

所以当你们说，好的，现在我们知道得够多了，我们可以考虑了，那么何时是急停的时候？这是取决于外部因素，比如现在正在进行讨论的立法者，还是 ICANN？

对我而言，这是时间问题。如果你们考虑拟议法律，并且法律可以通过非透明方式变更，那么你们何时会说“我知道得够多了”呢？谢谢。

潘·利托:

谢谢，塔蒂阿娜。

---

马腾·波特曼：                      贝基，有请。

贝基·拜耳：                      我来简短地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我认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该系统是否具有足够的灵活性，可以继续以法律可能改变的任何方式进行使用？

我们不能说我们知道法律将完全按照今天的方式出台，或者我们知道法律将以某种不同的方式出台。

这个问题更多的是关于灵活性。如跃然所说，由于它是一个输入系统，因此人们期望它不会对此产生影响。但是，这是我们需要询问的一个问题。

马跃然：                      塔蒂阿娜，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在数据披露和需要进行平衡测试方面，我们没有发现改变签约方职责的迹象。这是在像这样的系统中存在的一个很大的差别。

但是该系统必须设计为添加一项正在由其他人使用的功能。实际上，其中一个问题是，在系统中，我们拥有 200,000 个签约方。我们如何确保将问题发送给正确的签约方，而该签约方真正能够简化系统？

---

根据 GDPR，如果我们构建 SSAD，我们认为它是合法的，因为它不是决策系统。这并非因为政策。这是因为法律。我认为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区别，因为我听到许多人说，ICANN 社群认为情况就是如此。我要说的是，不，这是由于数据保护机构的解释，这恰好就是法律。

潘·利托： 谢谢。谢谢，跃然。谢谢，贝基。

马腾·波特曼： 请允许我指出，我们的会议时间还剩下约 15 分钟。所以如果你们想谈谈后续流程，这可能是个好机会。

潘·利托： 非常好的建议。我本来就打算这样做。暂停一下，看看我们是否可以进入有关后续流程的问题或对话。

菲利普，下面请你来管理有关后续流程的对话，好吗？

菲利普·弗夸特： 谢谢。这由你决定。

我要说的是，我有点犹豫是否要中断我们刚刚进行的对话，因为我认为 — 如果可以，我想提出关于 SSAD 的最后一个问题。



---

艾芙丽·多利亚

(AVRI DORIA): 我不太确定是否可以。我的意思是，我想我错过了问题的一个要点。请原谅。

菲利普·弗夸特: 没关系，艾芙丽。我将在线下处理，我会尝试并确保我可以得到消息。谢谢。

艾芙丽·多利亚: 不过，也许其他人听到了。

马跃然: 菲利普，你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这是关于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一个基本问题。你询问的是关于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基础的问题，因为你和我之前讨论过这点。

根据该模型，我们制定了一项流程，董事会和我们所有人都支持这个模型。我们拥有 PDP。杰夫可能会同意我的说法，PDP 本身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流程。它很乏味，很有效，而且很折衷。它设计得很难，因为我们仅在政策真正需要时才制定政策，因为这似乎是设计使然。

然后通过设计提交至 GNSO 理事会，理事会将所有这些考虑在内。有些人认为这是 PDP 的官样批文。有些人认为这是 GNSO

---

理事会（听不清）。没关系。多利益相关方在所有这些艰难的工作之后编制了一份文件。

世界在不断向前发展，我们该如何处理这种情况呢？假设我们的 ICANN 社群中有一些倡导者，他们说我们将不再使用它。但是我们不是为 ICANN 社群构建这个系统的，对吗？我们构建这个系统是因为 ICANN 社群认为这对互联网、互联网用户和其他所有人是件好事。

所以，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当我们设计这个系统的时候，不是为了参加 ICANN 会议的这些人。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让每个人来使用。WHOIS 并不单单为了 ICANN 成员，而是为了互联网。

我认为我们的问题是合理的，并且我认为我们并不知道答案。但是我们纳入 ODP 的其中一件事是，我们要切实地走出去，与人们交谈。我们要走出 ICANN 社群，与执法机构和其他相关方交流，这样我们才能获得启发。这实际上是在 ODP 内部。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做，但我们知道一件事：我们不是为 ICANN 社群制定政策。我们为 DNS、为每个人制定政策。

我知道我不是在回答你的问题，但是制定政策是因为认为它重要。当然，我们必须就该重要性是否不再有用进行对话。然后，我们必须与 GNSO 理事会进行对话，因为，正如我过去说的，你们是政策制定者。

---

菲利普，这样是否回答了你的问题？

菲利普·弗夸特：

跃然，在某种程度上是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认为我正在尝试真正进入部署阶段。随着 ODP 的发展，我认为其中一些事情将会得到澄清。

我的问题不是 — 当然，我们不是要限制范围，完全不是这样。更多的是关于部署系统和设计系统的实际方面 — 以及在有限的问题空间中，设计是否可能更简单，或者有限的用户、请求者是否可能更简单。我们可以线下再来讨论这个问题。

我认为你的观点是言之有理的。跃然，我从你的回答中了解到的是，继续向前推进，正如你所说，“我们”是政策制定机构，需要继续参与该 ODP 流程。我们当然同意这点。

很抱歉在这个问题上花费了太长时间，而不是进入有关后续流程的讨论，我们在上周的会议上批准了有关后续流程的建议报告。如果你们还没有听到与此有关的消息，我想你们将会听到的。

我们希望相应地启动相关 ODP。也许你们可以在时间表方面为我们提供帮助。我认为这是人们想提出的其中一个问题。

---

之后，我想我可以把时间交给我的理事会同事，由他们提出与此相关的其他问题。如果你们愿意，我们也许可以从这个要素开始问题。

艾芙丽·多利亚： 马腾，你是希望我开始吗？还是你打算开始 —

马腾·波特曼： 不，它是 — 作为我们无所畏惧的领导者，我们很长时间以来都在关注后续流程。

我们已经听取了简报并且正在研究问题。艾芙丽一直在领导这项工作，可以确保我们了解信息。现在我们面临的情况是，正如预期的那样，理事会于 3 月 25 日批准了后续流程。

是的，我们已经为后续步骤做好了准备。艾芙丽，有请。

艾芙丽·多利亚： 好的。谢谢。我不是以反对伟大的领导者作为开始，而是要指出，贝基和我一直都在共同努力开展这项工作。

是的，我们花费 — 我认为我已经在许多场合提到过这点。我们在去年花费了大量时间尝试跟进，尝试了解问题。信函中的许多问题都涉及这个方面，因为我们非常密切地关注着这个问

---

题。现在我们面临的情况是，理事会决定这是你们提出建议的事情。

我今天核查了，公共评议还没有开始。当然，为了向不过早行动表示庆祝，当然，我们必须看看这些评论是什么。是的，我们可以假设某些评论是什么，但是我们不能说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些评论。

关于 ODP 的一件有趣的事 — 你们已经在在 SSAD 下谈论过很多了 — 这就是我们将 ODP 视为一个具有预处理的流程。

董事会给与 ODP 的是一组问题，我认为已经提到过这点了。

我们已经开始进行这些讨论了。后续流程核心工作组和由组织工作人员组成的工作组已经召开了会议，前者研究所有政策问题，后者研究他们需要考虑的一些问题，例如如何进行、何时进行、采用什么方法等。我们正在开始编制问题清单。

我认为 ODP 需要完成这些问题。不仅是因为在其计划中规定的方式，而且是因为，任何时候当你要开始一项流程，并且你不知道问题是什么，你要询问问题的答案，这只会使流程延长。所以我们尝试在此时，至少在等待公共评议期开始的时候 — 我在我们请求的 ODP 中有点急躁不安 — 我的意思是，在

---

SSAD 中，我们在公共评议期结束前几天请求了 ODP。在此方面，其他人比我更灵活。所以，我对我们所做的感到满意。

但是，在我们开始公共评议期之前做这件事很困难。但我们正在讨论这些问题。我预计，我们收集到问题后，时间也会差不多。无论 SSAD 方面要进行多大型的建设，这都是一个需要构建的主要系统。它包括了许多许多零碎的内容。许多人与之交互，花费金钱并感到沮丧。所以，这是他们必须正确构建的系统。

我看到杰夫在举手，我可能应该先讲到这里，听听他的问题。希望我已经给出了初步的答案。

菲利普·弗夸特：

谢谢艾芙丽。

杰夫，我想这是你作为 GAC 联络人的职责，对吗？

杰夫·纽曼：

对的。

菲利普·弗夸特：

交给你了，杰夫。

---

杰夫·纽曼： 我的问题是，需要哪些步骤，因为显然，工作组需要做准备，有些工作组已经开始准备公共评议了。

对于公共评议期何时开始，你们能为我们提供任何类型的时间表吗？

艾芙丽·多利亚： 我想，也许跃然或者其他人可以告诉我。但我并不认为董事会需要采取任何步骤来开始公共评议。我认为它将经历的流程是我们要先召开 ICANN70。它将在 ICANN70 结束之后不久开始。

我不认为 — 跃然，请你来纠正我刚刚所说的。在此方面，我们是否漏掉了任何流程步骤？我认为没有。

马跃然： 没有，我也认为没有漏掉。

但我知道一件事，我们正在尽可能仔细地做准备，以免把事情搞砸。

杰夫，我知道，因为我知道你在其他清单和内容中说过，我们应该开始。

---

也许我是瑞典人。也许这是一种文化的东西。现在我想把它做好。因此，我们正在通过内部流程来研究事情，我们希望确保我们有 — 我认为如果我们在某个领域加速太快，我们最终可能会损失大量时间 — 如果你听到那个声音，显然是有人想偷我的汽车。

我需要过去查看发生了什么。稍等一下。谢谢。

马腾·波特曼：

基本而言，杰夫，事情正在进行中。没有什么比继续前进更能保持事情的进展了，但也要考虑到在同一时期，我们是否在同一时间对社群提出了太多的高强度要求。所以我们也要研究这一点。

杰夫·纽曼：

我能不能 — 哦，谢谢。抱歉，我不是故意要打断你的话。

我只是想回应一下，因为跃然刚刚说我以其他身份说过“让我们开始”。

我认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说我们需要减少步骤 — 我只是认为我们有很多官僚作风。我们知道有 ODP。我们知道有实施阶段。如果我们再花三个月时间来开始为期六个月的 ODP，这

就意味着我们至少在九、十个月内无法开始实施。然后，我们有为期两年的实施期间。这时，就到了 2025、2026 年了。

所以，我并不是说“让我们开始这项工作并走捷径”。我不是这样说的。但我确实认为有办法把这件事做好，也有办法不让官僚作风挡着我们的路，我是指花几个月时间来考虑是否启动 ODP。

所以，无论如何，谢谢。

马跃然：

因为，我回来了 — 刚刚是我十多岁的儿子。

我认为 — 我喜欢这种讨论因为时间 — 我们总是讨论，如果我们现在这样做是否会增加时间。

我认为，我们实际上目前是在董事会做出决策之前就通过 ODP 来进行这一流程，它将使实施过程中的许多事情变得轻松，因为 — 首先，我倾向于相信，并且我的许多员工相信，我知道有些董事会成员在这里，我说过，在董事会做出决策之后，有时会陷入一个不太透明的洞。大量决策正在做出。许多事情正在发生。

我认为，会有人对我们做事情的方式是否公平表示批评。

---

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做我们的工作，如果我们现在打下基础，我们最终就会节省大量时间，省略不必要的讨论。

但我并不认为我们能够在任何事情上走捷径，如果是省去大量时间走捷径的话。这是一个价值三、四亿美元的项目。正如我在聊天窗口中所写的，我们目前确定了大约 40 个工作轨道，从构建系统到更新《申请人指导手册》的所有事项。

如大家所知，PDP 内有事情需要在董事会内部进行进一步讨论，有关 PIC 的讨论。所有这些事情都需要进行。

我和董事会的目标是，考虑这些事项，打下基础，确保进行透明的对话，这样，我们最终就会节省时间。

杰夫，我同意你在聊天窗口说的，我认为下一轮次很重要。它不是对全世界讲英语的人士很重要，而是对连接世界上其他人士很重要，这样他们就能够在这一全球性事物上建立联系，这也是受欢迎的。对于在互联网上使用自身的背景来命名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机会。我一点也不想耽搁这一天的到来。我希望这一天早点到来，因为这对我来说关乎民主。

所以，请相信我，这不是为了官僚斗争或其他任何事情。这只是想正确地做事，我想与你们一起来做。

---

抱歉，我讲得有点长。这是在复活节前的一天，我感觉自己在讲道。

马腾·波特曼：

非常感谢。我要指出的是，我们的会议时间已经超时了。

我希望我们在互动中也能把事情解释清楚，我们在这里所做的是充分利用多利益相关方体系，并同时完成工作。

你们作为政策制定者，有责任为组织制定政策和优先事项，以找到适当的实施方式，并告知董事会我们是否可以并且应该同意拟议的政策，以便实施政策。

也感谢大家及早提出问题。菲利普，重要的是，在我们进入后续流程之前你们询问了一些问题，我们认为这些问题也适用于 ODP 流程。这不是组织在办公室里闭门造车后拿出的解决方案（他们不会聚集）。我们的计划是继续进行互动。

董事会将关注每个步骤，社群也将关注这些步骤。透明度是使一切顺利进行的关键。

我们非常感谢本次互动。我认为本次互动如往常一样很有价值，因为互动让我们共同完成工作，了解存在哪些问题，以及目的是什么。我希望本次互动也对你们有帮助。

菲利普？

---

菲利普·弗夸特： 谢谢，马腾。感谢本次对话。感谢所有为本次对话付出努力的人们。

我认为本次对话很有帮助。我们期待进行更多互动。

我注意到，我们需要任命一名 SSAD ODP 联络人。我们将为此征召志愿者。我们将在不久之后进行这项工作。

再次向大家表示感谢。谢谢大家，期待进行更多交流。

谢谢马腾。

马腾·波特曼： 谢谢大家。

艾芙丽·多利亚： 大家再见。

马腾·波特曼： 会议到此结束。

[会议记录结束]